

鴿聲嘹亮

域外漫筆

「鴿子啊，在藍天上翱翔，帶上我殷切的希望，我的心永遠伴隨着你，勇敢地飛向遠方……」這是母親教給我的第一支以「鴿子」開頭的歌，也是我於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初次帶女兒參觀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時從心裡唱出的歌。
「『實現世界和平』是聯合國不變的主題，也是全世界人民永恆的追求，我邊參觀邊對女兒說，『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正式成立，其前身是『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組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根據《凡爾賽和約》於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其宗旨是促進國際合作和實現世界和平與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了繼續促進國際合作和實現世界和平與安全，包括中國在內的51個國家的代表簽署了《聯合國憲章》並創立了聯合國。目前，聯合國的會員國已從1945年的51個增加到2006年的192個。外面聯合國總部大樓前色彩繽紛、迎風飄揚的旗幟，就是192個聯合國會員國的國旗，它們是根據各個會員國國名的英文拼寫、以26個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的。」

許育紅

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公共前廳的郵政櫃檯前，一版郵票的畫面深深地吸引了我們。這版郵票的畫面以藍色為基調，上方是一個英文單詞「PEACE」（和平），但缺少「A」字母；下方是英文單詞「WAR」（戰爭），也沒有「A」字母；在畫面中間，有一羽衝著紅色「A」字母的白鴿，白鴿正從「W R」飛向「PE CE」……

「潔白的飛鴿」是和平的象徵。看著這版獨特的郵票，我不禁想起「和平鴿」的故事：「一九四〇年，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攻佔了法國首都巴黎。著名的畫家畢加索的鄰居米什老人的孫子，一個喜歡養鴿的孩子，被慘無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扔到樓下並慘死在街頭。……」悲憤欲絕的老人手捧一羽鮮血淋漓的鴿子，敲門請求畢加索為他畫一幅畫，以紀念他那慘遭法西斯殺害的孫子。為此，畢加索悲憤揮筆，畫出了一羽飛翔的鴿子，這就是「和平鴿」的雛形。一九五〇年，為紀念在華沙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畢加索欣然揮筆，畫出了一羽衝著橄欖枝的飛翔的白鴿。對此，智利著名詩人魯魯達把它稱作「和平鴿」。從此，「潔白的飛鴿」被國際社會公認為和平的象徵，通稱「和平鴿」。

「和平」是世界人民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聯合國郵政管理處（UNPA）郵票宣傳的主題。據介紹，聯合國郵政管理處成立於一九五一年，迄今已發行了一千多種紀念郵票和普通郵票，以藝術的形式宣傳聯合國組織的宗旨和成就。全世界只有聯合國這樣一個既非國家又非政府的機構被允許發行郵票。聯合國郵票同印製鈔票一樣實行同樣的安全控制。根據聯合國與美國、瑞士和奧地利郵政當局達成的安排，聯合國郵局發行的郵票有美元、瑞士法郎和奧地利先令三個不同的幣種，既可在位於紐約、日內瓦和維也納的聯合國辦事處的聯合國郵局使用，也可由集郵愛好者的收藏。郵政管理處按照規定只可出售郵票和郵政信箋。普通郵票的印製與銷售是不限期不限量的，其面值可供一般郵件使用並可按需重印，凡用於郵寄的聯合國郵票的收入，都分別歸美國、瑞士或奧地利的郵政機構所有。紀念郵票的印製與銷售是限期限量的，一般每年只發行六套，限在十二個月內出售，售完不重印，過十二個月出售期的存貨全部銷毀。之所以稱作「紀念郵票」，是因為它們都是為了紀念某一主題。如，一九九五年為紀念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發行的郵票。總之，聯合國郵票不僅以藝術形式宣傳了聯合國這一國際機構「實現世界和平」的宗旨和目標，也給聯合國提供了一定的收入。

我和女兒決定購買這個有著「和平鴿」圖案的郵票。當我付款時，郵政櫃檯的工作人員要求我在一張白紙上用英文寫明自己的姓名，並為我和女兒拍了一張合影。幾分鐘後，郵政櫃檯的工作人員將寫著我姓名的收據以及鑲嵌著我和女兒合影、帶有「衝著紅色「A」字母的潔白飛鴿」圖樣的整版郵票遞到了我們面前。這是我與女兒初遊聯合國總部大樓的「奇遇」。

望著郵票上「衝著紅色「A」字母的潔白飛鴿」，心裡想著矗立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公眾入口廣場上的「打結的槍」雕塑和在聯合國花園裡的「鑄劍為犁」雕塑，我彷彿看見：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清晨七時三十分，伴著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和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聲，一萬鴿和平鴿從金水橋兩側騰空而起，展翅飛向天安門廣場上空……

「飛吧，飛吧，我心愛的鴿子，風雨裡你從不迷航……」女兒學會了母親教給我的歌。

親歷十年前兩岸「破冰」

陳旻

往事鉤沉

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兩黨領導人相隔六十年後舉行會談並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十周年。四月二十四日，兩岸同步證實：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與朱立倫五月四日將在北京會晤。距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首度「登陸」竟然已過十年，我驚嘆，果真是光陰似箭，流年似水！二〇〇五年，台灣政要接二連三訪問大陸，掀起前所未有的兩岸交流熱浪。作為大公報記者，我見證了兩岸關係實現轉折時重要的部分歷史時刻。迄今，想起那些瞬間，心頭仍然會泛起陣陣漣漪，在記憶中激盪。

二〇〇五年是孫中山逝世八十周年。台灣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領「謁陵團」三月二十九日抵達南京，敬謁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陵墓。台灣國民黨高層正式組團前往南京中山陵謁陵是五十六年來首次，因此江丙坤此行被稱為「破冰之旅」，也有為其黨主席連戰大陸行暖身的意味。

三月三十日上午，江丙坤一行在南京中山陵謁孫中山先生陵寢後，在中山陵「博愛坊」前接受兩百餘名中外記者的採訪。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宏大陣勢的新聞大戰。扛攝像機和抱著「大炮筒」相機的男記者們個個膀大腰圓，身強力壯，女記者們人人都是「花木蘭」，面容堅毅，勇往直前。我的任務是文字加圖片。江丙坤在中山陵發表演講時，博愛坊前，現場卻沒有設置麥克風及擴音設備。江丙坤的說話聲音很輕，我與那二百多名記者拚搶，成功地搶到了距離他最近的位置，一字不漏地錄下了他的全部演講。當時很多被擠在後面的記者急得都要哭。那時的我，才發現髮夾早已不見蹤影，頭髮披散著，而當時四處全是攝像鏡頭，我現在都不敢去想自己當時披頭散髮的模樣。自那之後，索性把頭髮剪短了，一直短到現今。

而當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團的「和平之旅」南京行程確定後，南京這座素有「火爐」之稱的古都迅速升溫。內地報名參與採訪的記者已逾四百名，且不含港台等境外記者，一場新聞大戰在所難免。由於此次連戰一行在南京的行程安全保衛級別是二級加強，所有的記者在進入任何一個採訪地點都要接受極為嚴格的安全檢查。我們每天要安檢好幾遍。

當時，所有的媒體都在盡心機地打聽相關消息，點滴信息都會被高度關注。我找到在南京祿口機場工作的熟人，提前三天獲悉連戰在南京一下飛機將立即在停機坪對兩百餘名中外記者發表演說。飛機將停在指點地點，有關方面將提前在距離飛機發動機約十八米處安放一個二十米長、一米高，有三個台階的專門為新聞記者準備的採訪台，每個台階高五十公分，現場及通道將全部鋪設紅地毯等諸多現場細節，發出了多篇獨家報導，並迅速被鋪天蓋地的轉載。

那些日子的採訪非常辛苦，因為幾百名記者都要安檢，每一場採訪必須至少提前兩個小時到達，排長隊過安檢，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四月二十六日下午，過完安檢後，記者們早早等在停機坪上，大家不敢離開，甚至不敢喝水，擔心因去洗手間而失去最佳位置，因為沒有人會讓你，每位記者都要竭盡全力。傍晚，載著連戰一行的專機緩緩抵達時，機艙門開啓的那一瞬間，炫目的閃光燈中，我們都強烈地感受到那一刻的歷史定格。

連戰一行四月二十七日中午在中山陵進行謁陵拜祭儀式。我們事先對當日報道做了周密的策劃，有主稿消息、配稿、特寫、背景專題、花絮點綴。最值得一提的是，我請南京大學歷史系張生教授配發短評《跨過一甲子的問安》。張生的文字思想與文采並舉：「連戰先生感慨萬千：台北與南京並不遙遠，但跨過窄窄的海峽，竟用了六十年。」「一甲子過去，換了人間。南京雖仍承載著國民黨人沉重的記憶，但和煦的陽光已經催開每一個人的笑顏。連戰先生代表國民黨人表示，要為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盡綿薄之力。是的，個體在歷史宏大的銀幕中總是影隻形單，但兄弟同心，其利斷金，誰能說人心所向的合力不能穿透橫亘在海峽之上的千層冰、萬重山！」這篇六百二十四字的短評，竟在當日的央視《新聞聯播》中被播音員聲情並茂地全文口播！

我還記得，那日白天在中山陵採訪完連戰的謁陵，當晚趕無錫趕其他採訪。在公共汽車上，我打開筆記本電腦，一遍遍刷新頁面。幽暗中，看見數不清的媒體紛紛全文轉載張生這篇精彩短評時，那種興奮與成就感令我睜眸閃光。



停機坪上等候採訪宋楚瑜專機

細節感人

易湘壬

人生在線

藝術作品之所以感人，有時是因其氣勢壯闊，有時卻因其細緻入微。
俄國畫家列賓的名畫《意外歸來》描繪了一個在沙皇專制下遭迫害的革命知識分子回家的場景。畫面上，一個面容瘦削、滿臉鬍鬚的中年男子走進房間，他身上還穿著囚衣，這是經過長期流放的革命者突然歸來。表現最生動的是兩個孩子，男孩的表情由驚奇轉而識別的毛鬍子就是自己的父親，他那微張的嘴好像要叫出「爸爸」，而小女孩則顯出對陌生人懼怕的神情，這個細節表明這位革命者被捕時，抑或在男孩的幼小記憶中還有印象，而那時小女孩可能還躺在搖籃中。剛打開房門的年輕把歸來者看成「陌生人」，妻子吃驚地從沙發上站起來，年邁的母親也很驚訝。瞬間的沉默和寧靜，可以看出畫家對革命者深厚的同情，對社會和人物深刻的理解，畫中每一個人物，既具典型性又有鮮明個性。

我們再看一下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頭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孔乙己分茴香豆給孩子們吃，「一人一碟。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了，我已經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只要讀了這兩段，即便你沒有讀《孔乙己》全文，也能對孔乙己其人其行有七八分了解。
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國古詩詞雖借墨如金，作者仍不忘細節描述。

杜甫詩《江畔獨步尋花·其六》：「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時時舞」和「恰恰啼」，分別從時態和音韻上寫出蝶的翩翩舞姿和鶯的動人歌聲，舞和歌的細節不僅渲染出春意盎然的情趣，同時也傳遞出詩人心中愉悅和愜意。

蘇軾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詞中有作者對妻子生前閨房生活的細節描寫，凸顯妻子臨窗而坐，對鏡梳妝的場景，表現了昔日夫妻恩愛的生活，也反襯出如今「無處話淒涼」的悲傷。

美人

李憶著

如是裁見

雖然是女人，也像男人一樣十分喜歡看女人。自覺目光寬容，包容性也大。尤其欣賞風華絕代的女人，非但沒有同性相斥，反而同性相吸，別有一種胸懷。也正是憑藉了站在同性的立場，有了同理心才能看懂女人之美。

女人看女人，既有社會學的空間，也有倫理設色的妙造。不僅提供了人事評價的特殊角度，還昇華至人生苦難的認知上。故此天下美色，在我看來都有着各自的自由。至於男人所謂的「悅目養眼」，不外是「悅目養眼」稍為機靈一點的說法罷了。是的，悅目養眼。為此目的，歷朝歷代的古代美人都想搜羅來一張芳姿。當然，既是古代美人，不外是畫像一張，與一般的仕女圖無異，故也難以百分之百的達到「悅目養眼」之效，更發揮不了想像力。但是文字看多了，卻無圖為證，到底也是遺憾——可不是，連慈禧太后這個惡名昭彰的老女人，竟也想一睹她的容貌。

後來終於在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

看到了，那是一張黑白照。慈禧談不上美，可也不算太醜。她的裝束怪怪的，看起來有點可笑。圖片說明為：「慈禧扮觀音，李蓮英扮普陀，奕訢的女兒四格格扮龍女。」

不禁笑出聲來。慈禧坐在蓮花叢中，因為是黑白照，旁邊的雜物也都看不清楚是什麼，因而顯得畫面有點凌亂。慈禧雖然端坐當中卻沒能突出她就是主角身份。李蓮英和四格格本來就是當陪襯的，不料卻不費吹灰之力就搶了慈禧的鏡頭——照片中的慈禧，兩邊面頰的肉鬆垮垮地掛了下來，足見上天對誰都是公平的。慈禧為了力挽青春，在駐顏方面費盡了心思而無一不用到極致。但照片中的她，不管是扮觀音也好扮仙女也罷，活脫脫就是個老太婆，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

其實清朝除了香妃，幾乎沒有所謂的美人。而那香妃，當我看到她的畫像時，沒有一點驚為天人的感覺。足見乾隆與我們的審美觀是有點差距的。

而最令令我百感交集的美人，是印度莫臥兒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賈漢的愛妃阿姬曼芭奴。當然啦，那也是一張畫像。在綾羅綉緞，珠環

翠繞的璀璨之中，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雙靈動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泛著山色的湖水；清秀的臉上蕩起一絲嫵媚，卻又是那麼的嫵媚而有貴氣，這絕對是一個風華絕代的美人。可當我的目光往下一移——壞了壞了，所見的竟是一個大肚臍，肥碩頤地一直往上隆，隆到胸前，便分不出哪是腰圍哪是胸部了！

世事就是這樣，總是充滿遺憾，教人欲哭無淚——這就是那動人心弦的愛情故事的女主角？就是詩聖泰戈爾詩中的「永遠閃爍著無瑕的光芒的那一顆愛的淚珠」？怎接受得了啊！

這是第一眼的第一個反應，因為沒心理準備，難免震驚不已。之後經過「考證」，再站在同性的立場，也就看懂及接受了這位美人。

原來美人總共生了十四個孩子，這就難怪了——生那麼多孩子，不死身體也殘啊！所以她只能活到三十九歲。她入宮十九年，一生的光陰有一半是在苦孕中。因此再華美的衣食，她也消受不了——生下第十四個孩子她便香消玉殞了。或許吧，沙賈漢建造泰姬陵，除了紀念、除了為使「一顆愛的淚珠永存」，更多的也是彌補吧。

興化早茶

飲食男女

陸琴華

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

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興化早茶，是興化人生活的一部分。興化人愛吃早茶，這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化。興化早茶，不僅是吃，更是一種享受。

那年，我到江蘇興化某民辦學校教書。有一天學校安排我們幾個老師要到興化中學去聽公開課。而我所在的學校距離市區比較遠，坐車還得把個把小時。所以那天不亮我就起床了。記得那天我是第一個鑽進校車的。太陽還沒出來，我們就出發了。可是那天知為什麼，校車駛出去不遠，卻在一條小街上高下來了。車停在家家早茶攤門口，原來興化早茶攤，是讓我們來這兒吃早茶的事。聽說興化早茶攤，是讓我們來這兒吃早茶的事。聽說興化早茶攤，是讓我們來這兒吃早茶的事。聽說興化早茶攤，是讓我們來這兒吃早茶的事。